



# 老街的拐角处

□祝绘涛

老街真老啊，也不知是哪年哪月建成的，高低不平石板路是它的脊梁，两旁的灰砖房、板壁房、吊脚楼是它的筋骨，沿着狭长的老街可以一直走到长江边。就在那老街的拐角处，黄葛树的树荫下，一间灰砖小屋镶嵌在老街的夹缝中，那便是杨奶奶的家了。

杨奶奶一个人住着，她小屋的门仿佛永远是敞开着的，小屋的墙壁上有一个相框，相框里有很多照片，单人的，多人的都有。其中一张照片上有个威武的军人，听说那是杨奶奶的丈夫。听人讲，她丈夫早过世了，是死于日本人的轰炸。听说杨奶奶当年也是为了躲避飞机轰炸，和亲人失散了，一个人流落到了这里。

相框里还有一张较大的照片，是一张全家福，有穿西装的男人、着洋装的女子和三个孩子。听说那个穿西装的男人是杨奶奶的儿子，在香港，杨奶奶每月的钱就是由他从香港汇来的。但照片上的人都不笑，表情很严肃。

杨奶奶平时就很少说话，对于她的身世，她更极少提起，人们也就知道那么一星半点。不过，杨奶奶很喜欢小孩。

夏天的傍晚，孩子们都走出了偏仄狭小的屋子，聚集在老街上玩耍。女孩在地上用粉笔画了格子，玩“跳房子”的游戏，也有的踢鸡毛毽；男孩在街角弹玻璃珠子、拍烟盒，他们蹲在地上，几颗毛茸茸的脑袋凑在一起。这时候，杨奶奶总是拄着拐杖，站在门前屋檐下，远远地看着那群孩子玩耍。

“你过来！”看着看着，杨奶奶会向其中一个孩子招手。

那孩子就雀跃着跑过去，当他重新回来时，手里捧满了水果糖：“杨奶奶给的，每个人都有！”

“我要橘子味的！”“我要话梅味的！”孩子们拿到糖，像一群快乐的鸟儿一样叽喳着，快乐的气氛在老街弥漫开来。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“猫捉老鼠”，总有一个充当“猫”，来追逐其他伙伴，他们在老街狭长的街道上无休止地跑啊，叫啊，笑啊。

瘦骨嶙峋的杨奶奶，穿着一件白布衫，单薄得跟个影子似的，悄无声息地坐在门外的一把竹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看着孩子们游戏，她长久地沉默着，让人疑心她是不是睡着了。

天上云彩的颜色渐渐起了变化，先前明亮的红色、黄色，渐渐变成了淡黄、深紫、暗蓝，夜幕像黑色的轻纱，不知不觉围拢过来。

杨奶奶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回了小屋，小屋里熏着蚊烟，有一股浓浓的

闷人的香味。大概是觉得屋里的烟味太浓了，她弯下腰，俯身去察看。蚊烟像蛇一样，盘踞在床底，杨奶奶伸出手，想去掐灭蚊烟。这时，她触到了一只柔软脚。

“什么脚啊？是猫儿脚板还是狗儿脚板啊？”她骇然问道。这时，床底突然伸出一只手来，想要拉住杨奶奶。“啊呀！”杨奶奶吓得差点跌坐在地上。她赶忙拐着小脚跑出房间，大喊道：“快来人啊，有小偷！”

外面的小孩呼啦一声围了过来，附近乘凉的大人也跑了过来。小屋里，灰头土脸钻出了一个人。“杨奶奶，是我！”那个人低着头。大家一看，这小偷外号叫“莽二”，他爹早死了，就有个哑巴老妈清扫大街。因为家里穷，他有时会顺走人家晒的枣，或者偷拿人家一个瓜什么的。“莽二，你怎么就不学好，老人家的东西也想偷？”“揍死你！”有人提起了拳头。

莽二害怕地抱住头，身体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。这时，一根拐杖横了过来，挡住了拳头，那是杨奶奶的拐杖。

“哎，孩子，天黑了，人的心可不能黑啊！偷来的用一时，自己找来的才用一世哦！”杨奶奶叹着气说。

“杨奶奶，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！我保证！”莽二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。

这时，莽二的哑巴妈妈赶来了，她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，似乎在痛骂着不争气的儿子，然后扯着莽二的耳朵，把他往家里拉。人们纷纷散去，老街又恢复了宁静。

第二年秋天，杨奶奶病了，小屋飘满了苦涩的中药味。

医生来了，给她量血压，但后来，医生悄悄对人们说：“不行了，年岁大了！”果然，杨奶奶没能熬过那个秋天，在一个下雨的夜晚，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

她从来没对人说起过她的病痛，就像她不对人说她的身世。死之前也没谁听见她呻吟一声，她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，在风雨之夜悄然飘落。

杨奶奶去世后，就埋在老街后面的那座小山坡上，站在老街上，一抬头，就能看见那个小山坡。

孩子们依旧在老街上做游戏，他们追逐着，嬉闹着，笑声传出很远。在老街的拐角处，杨奶奶的小屋沉寂着，但孩子们却总觉得她像影子一样，在门前坐着，穿着白布衫，摇着蒲扇，不声不响地望着他们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）

# 闲适古城游

□谭竹

我喜欢所有的古城、古镇，不管是重庆的，还是其他城市的。除了因为古城、古镇本身的美，还因为我对所有古老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那些吱吱作响、油漆斑驳的木地板，那些投下忽明忽暗光影的窗棂格子，那些飞檐翘角、楼台亭阁……都仿佛是曾经的家，那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此真切。

机缘巧合来到铜梁安居古城，它因水而兴，因商而盛，是一个始建于隋朝的千年古城。进入古城，映入眼帘的是灰白色飞檐翘角，形态古朴，色彩淡雅。天后宫同样灰白色的飞檐翘角则更让人震撼，长长的尖角伸向天空，精美的滴水瓦当，层层叠叠的屋檐，繁复的花纹，营造出恢宏的气势。古老的木楼、雕花的门窗、大红的灯笼几乎是所有古城、古镇的标配，然而有了这气势如虹的飞檐翘角，安居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特色，以及除了婉约之外的大气。

天后宫也叫福建会馆，供奉的是妈祖。重庆是内陆城市，为何会供奉妈祖？据说是因为当年商业兴盛，商人们带来了沿海文化。

近邻的还有贵州会馆、湖广会馆，据说它们的主人曾凡几，因喜爱传统文化，买了这三处宅子保护传承了下来。戏台两边写着对联：“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，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。”对联似有深意，让人细思回味。倚着木栏杆，坐在裂着口子的老桌子边，红色的宫灯悬在头上，面对着蓝天白云下的雕梁画栋，仿佛进入了电影中的场景，目及之处，处处如画。

来到安居县衙，此地竟然有角色扮演。随着锣声，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，衙役们有人敲锣、有人举牌，簇拥着身着红衣黑帽的县官来到大堂。有人跪在堂前喊冤，县官开始审案。最好玩的是，最后判了一人打板子，演得象模象样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文庙也很有特色，除屋顶为黑色，通体都是朱红色，红黑两色更显得宫殿的庄重和巍峨。院子里立着牌子，上写：安居文庙中华成人之礼。汉族一向有传统的成人礼，男孩子的叫做“冠礼”，女孩子的叫做“笄礼”。

古镇街道两边，有很多卖特产的店铺，翰林酥是其中最著名的小吃，有200多年历史，还被评为铜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安居在清代出了四个翰林大学士，当年他们进京赶考时就是将安居小吃作为干粮，后来人们就把他们吃过的酥糖类小吃称为“翰林酥”。

平时古城游人不是太多，清静闲适，相比磁器口的嘈杂，悠闲的安居就显得更为惬意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）

# 我和阿树的紫房子

□阿普

都到了五十多岁，我的支气管炎还不见好。有朋友说，种种紫罗兰吧，过两三个花期，也许你的支气管炎就好了。

我不信。

我的朋友可是一个有心人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居然送了两盆紫罗兰过来，我自然不好推却，高高兴兴地接下，把它们摆放在我的花园里。

正值花期，花朵十分艳丽，有的紫红，有的淡红，也有白色的，簇拥着，挤满了深紫色的藤蔓。我用鼻子嗅了嗅，一缕芳香漫入我的肺部，顿觉清爽。

近看看，远瞧瞧，轻轻地摸一摸叶片，反复闻闻花朵的香，藤蔓的香，叶片的香，我就后悔之前为什么没有种上这紫罗兰呢。

于是，给朋友打了一个电话，说：“我爱上她了。”哪晓得这个电话一打，一个紫罗兰的新天地，让我更是大开了眼界。

原来我的朋友有一个微信群，里面全是花草君子，而且专门种紫罗兰，群名就叫“快乐的紫罗兰”。

入群后，我很快融入其中。以紫罗兰会友，我在这个特别的兴趣群体中，呼吸着紫罗兰的花香，体味着紫罗兰的快乐。

自从30多岁单身以来，我为了让女儿心无旁骛好好读书，就一直没有再找伴侣。说良心话，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，没有遇上动心的人才是真正的。

参与到紫罗兰兴趣群，有一个叫阿树的群友，她也是支气管炎患者，不过因为长期和紫罗兰打交道，再加上恰当的治疗，现在基本上痊愈。

她对紫罗兰花朵的称呼非常有想象力，比如“飞翔的蝴蝶”“白鸟”“星星眼”……我一直关注着，总是对她的花名赞美几句，久而久之我俩私下成了好朋友。

随着交往的深入，知道她也是单身。我喜欢她的花名，她却喜欢我写的诗，尤其是关于紫罗兰的诗。因为紫罗兰，我们从兴趣群走了出来，在她的花园里见了面，第二天又在我的花园里见了面。来来往往，我们的目光总是纠缠在一起，开始编织一些很美好的事。

在国外的女儿，听说我喜欢上了紫罗兰，而且对支气管炎有特别的疗效，就寄回来三色紫罗兰、阿贝拉紫罗兰、艾达紫罗兰等种子，这我和阿树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。

渐渐地，我的花园全部是紫罗兰了。阿树说：“你的花园真是有些拥挤了，不如到我的花园去种吧。”

这其实是我巴心不得的事，只是不好主动开口。我就趁火打劫，说：“你的花园也很小，倒不如把你的楼顶利用起来，那空间更大许多。”

因为阿树的房子是多年以前自己修的，独家独院。她的房子靠近景区，躲在半山腰，一条小石子路进去，两边长满了芭芒和野刺花，偶尔有一棵槐树或者油桐，山雀和白云飞来飞去，悠闲得很。

一条小溪从小楼背后流过，在这里种花有土，有水，有阳光，毫不费事。很快，阿树的屋顶全是紫罗兰，有开了花的，有才出土的，除了行人的通道，密密麻麻全是花。屋前屋后，包括原先的花园都种满了紫罗兰，浓浓的紫光把整个房子笼罩起来，连鸟儿飞过，也要划下一道紫色的光芒。

在小路入口，一抬眼，那一座紫色的房子就映入眼帘，阳光下，紫罗兰艳丽的花朵明晃晃耀眼。

花友们取了名字，叫紫房子。

后来，紫房子成了紫罗兰兴趣群的线下俱乐部，也成了我和阿树的新房。我们在这里养紫罗兰，养我们的兴趣俱乐部，也养我的诗，养我和阿树的爱情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）

# 把春天放进嘴里

□叶仁军

春天，无所事事，  
旧病复发。  
一条河流经过时，  
人们站在山上。  
茶树一层一层地堆砌，  
丈量河岸到白云的高度。  
彩旗翻飞，  
人们在春天聚会。  
采茶姑娘三五成群，  
掐下一片片嫩芽，  
让里面的相思无处可藏。  
松针无声降落，  
这是春天最文静的姑娘。  
坟莹把自己藏在树林深处，  
它们不想打扰踏青的人。  
这美好的时令，  
这美好的青春，  
不能让人暗自悲伤。  
松林里传来鸟鸣，  
传来歌声，  
让茶山如此生动，  
如此深刻。  
死亡和春天在一起，  
快乐和河流在一起。  
我们摘下一片嫩芽，  
放进嘴里，  
顿时整个春天都和我们在一起。

（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）

# 龙在池中(外一首)

□李光辉

龙桥镇  
是我的家乡  
那里有一条小溪  
像龙一样在流淌  
溪沟上  
架着一座石桥  
桥身上  
雕着龙的形象  
从家乡出去打拼的人  
都要从桥上经过  
有的成了龙  
有的成了虫  
而我不知道  
我成了什么  
至今仍在风雨中  
不停地游走

# 龙门阵

龙年了  
你在我面前  
摆起了一个龙门阵  
这个阵型很大  
见首不见尾  
让我感到好难破  
既像八卦阵  
又像迷魂阵  
不知龙的命门在哪里  
我喝着一杯热茶  
而且不断续水  
让龙饥渴难耐

（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）